

城管“贴条权”之争下的治理难

文澜



今日论语

住建部近日发布《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道路上违法停车、户外公共场所无证经营等处罚权,也拟被列入城管执法范围。

就此不少媒体将城管“贴条权”单列出来,作为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亮点”。其实,通读这一征求意见稿,会发现其中值得关注的地方,远不仅“贴条权”一处。

由住建部发布的《城市管理执法办法》,虽然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出现,但从法律法规制定的流程上看,已经部分实现了通过部门法规的形式,对城管执法的

合法性进行制度层面上的赋权。城市拥有良好的秩序,离不开有效的城市管理。时间追溯到秦汉、隋唐、明清,无论是“市令”还是“里坊制”“保甲制”,虽然名称不同,却都有当代城市管理机构的影子。

而我现代意义上的城管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产生之初,城管身上就肩负着管理市容市貌、规范城市秩序的职责。然而,这一身具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却始终面临着法律定位上的尴尬。没有相应的制度依据,缺乏统一的职业规范,让本该成为城市守护者的城管队员,甚至陷入沦为民众“对立面”的窘境。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城管暴力执法乱象,也和城管地位界定模糊不清不无关系。

就“贴条权”本身而言,并非

“前无古人”的制度设计。据相关人士介绍,十多年前国务院曾明确发布,机动车道上的违法停车行政处罚权归公安交警部门,非机动车道上的违法停车行政处罚权归城管部门。但因每个城市的情况不同,有些城市的交警部门没有交出非机动车道上的违法停车行政处罚权。“如果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全部划给城管执法部门,算是有所进步,但又可能出现难以执法到位的问题。”随着都市汽车保有量的激增,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贴条权”,这不难理解。

在城管“贴条权”这个问题上,处于社会不同位置的人,观点会截然不同。部分有车位的车主,自然希望交通违法贴条“除恶务尽”,让所有没有车位、乱停车的车主都受到

严厉惩罚,还城市道路以本来的畅通。而那些苦于停车难、停车贵的个人,则很难对此话题产生共鸣。

从根本上讲,城管执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城市秩序。日益凸显的城市治理矛盾,才是舆论屡屡把城管推上风口浪尖的原因。此次住建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未来全国城管将要统一执法标志标识,同时也从城管的执法范围、执法监督、执法措施、执法保障等方面进行明确界定,还规定协管数量不得超过在编执法人员,这些赋权与限权本身,都是对城管制度的有效调整。

因此,人们在关注城管能否“贴条”之余,还应该多关注城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利益冲突,帮助构建更和谐美好的城市家园。

新民随笔

两种表情

邵宁

最近,我在接近下班时间前往两处服务窗口办事,遭遇了两种不同的表情。

那天下午,我到邮局办理邮政业务,业务不复杂,两分钟就办完了。坐在窗口的姑娘面无表情,办完后冷冰冰地扔过来一句话:“下次早点来!”其实,这时距离邮局关门还有十几分钟。大概这位姑娘想早点收拾收拾,好准时下班。可是,只要是工作时间,哪怕还剩一分钟,也必须提供服务。这不是最基本的道理吗?

另一天,我经过工商银行某支行,距营业结束还有5分钟,见大门还开着,我便走进去,在ATM机上办理业务。等我办好,发现大门已经关了,大厅里还滞留着少量客户。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时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向我走来。我有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怎么出去啊?”她微笑着说:“跟我来。”随后她礼貌地引导我往后面走去,经过一个小房间,有一道门,她用自己的门禁卡刷了一下,又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向她道了谢,顺着这条路,从隔壁的商务楼走了出去。

我并非VIP客户,受到这样的待遇,还是意外的。这位银行员工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有人说,对银行来说,客户就是衣食父母,银行职工收入也高,所以态度会好一点。但邮局则不然,除了邮政储蓄有利可图,邮政业务没有什么盈利,又很繁琐,能少做一点是一点,怎么还会给你笑脸呢?

我倒不认为工作人员的态度好坏与收入成正比。同样是邮政职工,我们小区的投递员就很敬业,快50岁的女性,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从无怨言,还和居民成了朋友。更何况,如果不满意自己的收入,完全可以跳槽。归根结底,岗位上的表情反映出的是职业精神。如果对工作失去热情和兴趣,那么,最华丽的办公室也可能是囚牢;如果对工作有足够的热爱,全身心地投入,那么,再单调再艰苦的岗位,也会带来满足和享受。

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小邮局买过两张明信片,营业员是位白发苍苍的英国老太,在短短一两分钟里,我竟收获了四声“谢谢”。其中传递出的友善,让人难忘。

新民新语

世界一流的 距离

易蓉

这几年,中国大学的发展真可谓“冲刺前进”。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总体来看,中国高校军团从榜上有名到年年递进的冲劲有目共睹。有人说,那是中国高校“会排名”了。这是大实话。国际化程度、高被引学术成果数量、师资力量水平等指标也某种程度上指引了中国大学的改革细节。换句话说,虽然差距很大,但追赶世界一流名校也有了具体抓手,先能把改善的做起来,成效立现。

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关于“青年千人”回国感受的问答,中科院物理所副研究员方辰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认为对一个人或机构科研实力的评价体系分为“绩点体系”和“玄学体系”——按期刊影响因子和文章影响力的换算量化学术水平即为“绩点”;在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中,一些工作或许不能在“高引杂志”上发表,但这些工作或许能突破某一领域的“从0到1”,其意义不可忽视,因此需要更具柔性的委员会讨论制度进行评价,这就是“玄学”。绩点体系的刺激下,国内科研突飞猛进,从数量上看国内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甚至可与美国顶尖学校平起平坐,在世界科研的热门领域也能看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方辰觉得,在“玄学体系”上,对许多科研工作国内并没有国外学术圈体现出的敏锐嗅觉和共识氛围。

尽管每年都在榜单上进步,但我们距离真正的世界一流还有很大差距。许多高层次人才归国之后水土不服施展不开拳脚并非因为没有科研经费支持,但仅一台实验设备的采购流程就可能走上大半年,或者一张发票的报销就要跑断腿,又或者还有人感叹不知如何融入“人情社会”,这些“内耗”消磨了原本应属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而另一边,本土教职的成长也需要路径,还有更重要的,作为大学根本的学生人才培养也还有很多问题。

曾见过一个学生在公开场合“叫板”校长,学生在校的体验并没有感受到学校数据上体现的一流。校长很尴尬却很诚恳地说,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可学生也很直接,“我又有几个4年?”或许,那些看不见指标的空间才是差距所在。

不反思反“比烂”更显思想“先腐”

日报观点

近日,有媒体提到: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曾因擅自出国等多项违纪问题被查,但省纪委对他下达“最后通牒”时,他却说:“我当这么大的官,你们要调查的那些事都不叫事。要查,每个人都有事,比我事大的也有,纪委该先查他们才是。”

刘富才被查处时短短的一句话,透露的信息却相当“丰富”:

自己“不干净”,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要查,每个人都有事”,隐含的逻辑是,能做到一定级别的官员一定“不干净”。事实情况是,腐败与级别高低并无必然联系,而是与权力缺少制约有关。在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党员干部只是少数。把自己的问题推及整个官员群体,这样的草率言论更像是推责,转移视线。

认为“小贪不怕,少拿没事”。在某些官员眼中,似乎做到一定级别后,有些违纪问题就不叫事儿。事实证明,越是认为“小贪不是事儿”,就越容易击溃自己的拒腐防线,最终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反思反“比烂”。在一些官员看来,反腐似乎有顺序,必须先查问题大官员,这明显是对反腐工作的误解。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

强调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反腐的依据向来都是党纪和国法,大的要查,小的也要纠。

关于反腐败斗争的特点,习近平曾说过,“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

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党员干部应深刻体会这句话的内涵,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心存一丝侥幸。“先查事大的”这种心态,恰恰表明思想上已经“先腐一步”。(张松超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



波动

心中有股,日脚难过,快乐生活,难得糊涂。

潘顺祺画

自由谭

大凡奇葩之事,总会透着点匪夷所思的味道。最近人民日报的追踪报道,再一次让“尿疗”走进公众的视野。报道中说,在民政部公布的多批“山寨社团”“离岸社团”名单中,有一家叫做“中国尿疗协会”,有一个尿疗QQ群的群友就将近4000人,好几个QQ群简介中有“我喝我尿养我生”“我喝我尿治我病”等字样。乍看到这样的消息,我差点被惊掉下巴,居然还有“喝尿疗法”的说法,真是有点“活久见”的味道了。

这个协会的会长说,全国有近10万人痴迷尿疗,把“尿疗”吹得神乎其神,什么“尿是血液的分身”啦,“尿疗不仅能强身治病,还能养颜美容和使人‘返老还童’”啦,“自

己排泄自己喝下,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啦等等,让人不忍直视。其实,大家在中学课本上就学过尿液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就是人体废液罢了。有很多专家都说过,人的尿液中有尿素、尿酸、肌酐、氯化物等物质,这些代谢废物和有毒物质如果被人体重新吸收,对健康没有好处,饮尿可以治病的说法也缺乏科学依据。

当然了,“尿疗”能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利用的无非是人们对于健康的渴望,迎合的无非是急于求成的“病急乱投医”心理,况且“尿疗”也“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缺乏科学素养和医学常识的人,自然就

很容易让一些忽悠把戏乘虚而入。于是,喝尿这种怎么看都挺荒诞的事情,便堂而皇之地上演了。

有一次看电视,我在调台时凑巧看到一个频道正在播电视购物节目,一男一女以打机关枪式的话语速度,激昂地推销着一个“套餐”——199元就可以买到一部智能手机再加一台笔记本,然后再送一台DV,搞得跟说相声似的。还有的电视购物节目,找个演员化装成老专家的模样就开始卖祖传秘方药啦,模拟消费者打来电话“抢购”仅剩几十件的商品啦,就跟看马戏似的。对常识视而不见的类似例子,可谓比比皆是。鲁迅名篇《药》中,

尿疗与常识

薛世君

以华老栓为代表的一些人就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前些年,很多病友在“神医”张悟本忽悠下相信“绿豆治百病”,“绿豆疗法”的粉丝不比“尿疗”差到哪里去;非典、H7N9禽流感那会,不是也有人抢购食盐和板蓝根……“迷信”这两个字,很多人就是戒不掉。

其实,但凡能回到经济常识,稍微长点心眼,就不会听信那些演员扮演的“山寨专家”在电视购物节目中的蛊惑,还“199元买一部智能手机+一台笔记本+一台DV”,干脆坐着等天上掉馅饼算了。但凡能信点科学,有点医学常识,也不会让粉墨登场的“绿豆神医”“喝尿疗法”之类的把戏钻空子,把人忽悠得神魂颠倒。这些荒诞的事情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或许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回到常识,是何等的重要和迫切。